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封面

近日，由云冈研究院编著的《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选取云冈石窟窟前、山顶及鲁班窑石窟历次考古调查发掘出土和采集发现的北魏时期典型文物，以展现云冈石窟北魏时期的历史风貌。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在平城时代倾力打造的文化圣境，其凝固于石壁间的艺术瑰宝，正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立体史书。相关人士表示，《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的出版，不仅为学术界带来了一部厚重丰富的文物图集，更以视觉冲击与学术深度为媒介，引领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文化碰撞融合的复杂历史图景。

翻开图录，那穿越千年的石佛目光首先攫住了读者的心。全书分三部分：“真容巨壮”“灵岩巍凝”“法相绵延”。在第一部分，重点汇集第14至20窟、第9至13窟和第3窟窟前遗址出土采集遗物。1956年，大同市古迹保养所在整修第20窟前积土时出土《昙曜造像题记》碑文10列，存109个字，依稀

# 用图像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

## ——《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印象

本报记者 赵永宏



“传祚无穷”瓦当（北魏）



泥塑菩萨头像（北魏）

成。在那些菩萨造像的细节中，我们看到的是多种文化元素并存带来的融合之美。一尊造像身披源自印度传统的轻薄天衣，而裙摆的厚重褶皱处理却透出草原服饰的质感；其面庞轮廓带有健陀罗式的立体深邃，而唇边那一抹若有若无的微笑，又分明呼应着中原艺术对含蓄韵味的追求。这种并存而非完全交融的状态，恰恰揭示了文明交流的真实质地——它不是相互消解，而是在碰撞中各自保持特性，在张力中寻求新的表达。

“灵岩巍凝”部分讲述2009年至2012年云冈石窟山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出土的遗物，以及1993年山顶东部北魏佛教建筑遗址。“石雕双面造像龕”“石雕胁侍菩萨像”“石雕莲座”“石雕背光”“石雕塔刹”“石雕须弥塔座”“浮雕石板”“石龟”以及部分建筑

构件和生活用具在这一部分都有详细的图像解读。

通过《云冈研究院院藏文物图录——北魏卷》这本书，我们再一次印证了云冈石窟考古工作所获得的北魏时期重要文物——石雕和泥塑造像、建筑材料以及生活用具，完美诠释了云冈石窟院藏文物的精髓。

鲁班窑石窟的“法相”绵延出云冈石窟的特别景观。201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吴官屯石窟、鲁班窑石窟并入第一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鲁班窑石窟位于云冈石窟西约700米的十里河南岸，云冈石窟学者依据造像风格判断其开凿于北魏中期，是云冈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洞窟3个，2018年相关部门对石窟进行保护性修复。《云

# 击掌大佛与凝眸千年

许玮



你们好，我是云冈石窟第19窟西耳洞的坐佛，有人叫我“拍手佛”，也有人叫我“击掌佛”，来过云冈的人，想必记得我。

从北魏和平年间（460—465）开凿云冈石窟算起，1500多年过去了，我就这么端坐在武周山的崖壁上，挺腰直背、面带微笑，不言不语、不悲不喜，右手高高举起，掌心向外，左手下垂，自然搭于膝上。我看过古人，也看到了今人，而袈裟卷起的道道褶皱，还有当年工匠们雕琢时留下的虔诚。

尽管我已经在这里坐了千百年，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你们观瞻、礼敬，也不像今天这样被你们如此喜欢——争先恐后地伸出手臂，摆出和我击掌的姿势，然后拍照留念。这几年，用你们的话说，我“火”了。没错，就是我，拍手佛！击掌佛！如果这么称谓是你们的馈赠，那我乐意接受。

你们来到云冈石窟，沿着武周山麓，从东往西，一路参观，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第1窟、第2窟、第3窟……数以万计的佛像，有太多和我大同小异，但有比我高大的，有比我高贵的，有比我端庄的，有比我俊秀的，偏偏我成了你们瞩目的焦点，你们说，让我的那些同伴怎么想，看见这么多人跟我击掌拍照，他们会不会羡慕呢？嘿！

我这手势可不是随便摆出来的，在佛教教义中都有明确的寓意：右手

今天游客拍照留念的“网红”。对，用你们的话说，叫“网红打卡点”。

网红——我头一次乐享！

如果这是一份幸运的话，我只能说是一份意外的幸运，若不是千百年前武周山的石壁崩塌，使我露在了外面，或许这幸运就不属于我了。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千百年的历史就在这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武周山，因一座雕刻出来的佛国世界而闻名天下，我只不过目睹了历史的繁华和消逝。

没错，繁华是会消逝的。

了，往右，好，别动，我拍了啊！”你们拍，我等着，配合你们。我的右手都举了1500多年了，可不能放下来，今后，更得这么举着欢迎你们的到来。

微笑是我1500多年的表情，时光只能雕刻我的容颜，却很难改变我的肌理，纵然色彩剥落、砂岩风化，但嵌入石头里的神韵，是亘古难改的。可能我说得有点绝对，但真是如此。这就是北魏工匠智慧的高妙和技艺的高超。

我所在的“昙曜五窟”，是云冈最早开凿的一组大洞窟，我和这里的同伴们，便是云冈最早的雕像。

你们仔细看看我的背光，已经“闪耀”了1500多年。你们有没有留意过片，然后看看，啊，果然是在和我击掌，让我这石头之躯瞬间“活”了。

拍照的人不住点头，嘴里嘟囔着——真妙，真有意思！说着，再来几张，直到满意为止。周围的人看见了，便挨个儿效仿，也拍出了满意的效果，都是和我在击掌。拍的人多了，你传我、我传你，一传十、十传百，来过云冈的人，珍藏着一张和我的击掌照，没来云冈的人，便惦记着要和我击掌拍照。

最初跟我击掌的无疑是年轻人。年轻人想象力丰富，可一直以来，连我都没想到我这举起来的右手，有朝一日会成为云冈一公里石窟长廊上的“新宠”。当然，除了年轻人，老年人也在尝试跟我击掌。他们学着年轻人的样子，举起手臂，跟我击这么一下，定格了游览云冈的难忘一瞬。小孩子就更可爱了，在大人的示范下，将胖嘟嘟的小手举起来，跟我这石质的大手对在一起，或者，被大人抱进怀里，一同举起手掌，摆出造型。那一刻，我感觉就像握住了这温暖的大手和小手：握着一份新生，也握着一份希望和美好。

拍了照的人们，会把纪念带回去，把不舍留在云冈。日复一日，我便有了新鲜而好听的名号——拍手佛、击掌佛。

哦，又来了一大拨游人，已经不知这是今日的第几拨了，其中有几位是一路跑着来到我身边，趁人少，赶紧摆姿势。“往上一点，对，往左一点，偏

他们“无名氏”，有一份莫名的酸楚。想想这些，我倒希望你们能跟他们来一次击掌，是他们让我们从石胎里“生”出来，才有了大家的啧啧赞叹。

从石头到石佛，是从荒芜到文明，作为无名氏的工匠，都是无名的艺术家啊。

四

我1500多岁了，一说起来，总是满腹车轱辘话，听得人都烦了，所以，我要谢谢你们的耐心。

不过，有人就爱听我这车轱辘话，有乐于和我击掌拍照的人，就有静坐凝眸千年历史的人，不嬉笑、不喧闹，在石窟前的苍松下，一坐就是大半天，手里还捧着本画册，用心揣摩那些肉眼看不太清的细节。我喜欢这些人，也敬重他们，如果历史和艺术有传承的话，或许靠的就是这样的心境和情怀。

如今的武周川，早已瘦成了一道溪流，而石窟前昔日鳞次栉比的殿阁，差不多都在时光的流转中消失殆尽，曾经让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感叹的景象，只能从文字里回味了。你们说，要是郦道元当年也跟我这么击一下掌，是不是很有意义呢。他能想到1500多年后，我们这些被雕刻在山石上的佛像，依然幸存吗？一切都如此遥远，可又如此切近。当一双双眸子注视着

有时我寻思，来来往往的众生，是北魏的子孙吗？无数个伸出来的手臂，能托举起传承历史的希望吗？历史藏在时间深处，在云冈的一砖一瓦，在草木的一枯一荣。眼见的岁月会走远，但汇聚在文明交融中的历史，早已渗进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永恒。

击掌佛——如果我是击掌佛的话，那洞窟内外举起手掌的诸佛，都可以称为击掌佛，都是这千年石窟的凝眸者、守护者。一击掌，一凝眸，鲜活的历史流淌在我们的肺间，与其说击掌拍照是创意、是“网红”，不如说是蓬勃于新千年里的一份真挚守望。

那就来吧，来云冈石窟，一道凝眸，一道击掌。

# “坐上高铁去大同”云冈展台受热捧



参展工作人员合影



《云冈石窟图册》《千年一窟》等精美书籍，以及一系列以云冈石窟经典造像、纹饰图样为题材的文创产品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7月18日，由大同市委宣传部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北站联合主办的“坐上高铁去大同”城市形象宣传推广活动在北京清河站启动。作为活动的重要亮点和参与单位，云冈研究院精心策划布置专题展台，向首都及全国旅客发出盛情邀约，共赴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活动现场，云冈研究院的展台

成为旅客关注的焦点。展台上，《云冈石窟图册》《千年一窟》《带你游云冈》等精美书籍，以及一系列以云冈石窟经典造像、纹饰图样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引得过往旅客纷纷驻足品评。云冈研究院的工作人员热情满满，他们借助生动的图文资料，向在场旅客深入浅出地讲解云冈石窟以及最新的保护研究成果。